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四百六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百十九

列女

朱娥　張氏　彭列女

郝節娥　朱氏　崔氏

趙氏　丁氏　項氏

王氏二婦　徐氏　榮氏

何氏　董氏　譚氏

劉氏　張氏　師氏

陳堂前　節婦廖氏　劉當可母

曾氏婦　王袤妻　涂端友妻

詹氏女　劉生妻　謝泌妻

謝枋得妻　王貞婦　趙淮妾

譚氏婦　吳中孚妻　呂仲洙女

林老女　童氏女　韓氏女

王氏婦　劉仝子妻　惜惜附

古者天子親耕教男子力作皇后親蠶教女子治生王道之本風俗之原固有在矣男有塾師女有師氏國有其官家有其訓然而詩書所稱男女之賢尚可數也世道既降教典非古男子之志四方猶可隆師親友以為善女子生長環堵之中能著美行垂於汗青豈易得哉故歷代所傳列女何可棄也考宋舊史得列女若干人

作列女傳

朱娥者越州上虞朱回女也母早亡養于祖媼娥十歲里中朱顔與媼競持刀欲殺媼一家驚潰獨娥號呼突前擁蔽其媼手挽顔衣以身下墜顔刀曰寧殺我毋殺媼也媼以娥故得脫娥連被數十刀猶手挽顔衣不釋顔忿恚斷其喉以死事聞賜其家粟帛其後會稽令董皆為娥立像于曹娥廟歲時配享焉

張氏鄂州江夏民婦里惡少謝師乞過其家持刀逼欲

與為亂曰從我則全不從則死張大罵曰庸奴可死不可它也至以刃斷其喉猶能走擒師乞以告隣人既死朝廷聞之詔封旌德縣君表墳曰列女之墓賜酒帛令郡縣致奠

彭列女生洪州分寧農家從父泰入山伐薪父遇虎將不脫女拔刀斫虎奪其父而還事聞詔賜粟帛敕州縣歲時存問

郝節娥嘉州娼家女生五歲母娼苦貧賣於洪雅良家

為養女始笄母奪而歸欲令世其娼娥不樂娼日逼之娥曰少育良家習織作組紃之事又輒精巧粗可以給母朝夕欲求此身使終為良可乎母益怒且箠且罵洪雅春時為蠶叢祠娼與邑少年期因蠶叢具酒邀娥娼與娥徐往娥見少年倉皇驚走母挽捽不使去不得已留坐中時時顧酒食輒唾強飲之則嘔噦滿地少年卒不得侵凌暮歸過雞鳴渡娥度他日必不可脫陽渴求飲自投于江以死鄉人謂之節娥云

朱氏開封民婦也家貧賣巾屨簪珥以給其夫夫日與
俠少飲博不以家為事犯法徙武昌父母欲奪而嫁之
朱曰何迫我如是耶其夫將行一夕自經死且曰及吾
夫未去使知我不為不義屈也吴充時為開封府判官
作阿朱詩以道其事

崔氏合淝包繶妻繶樞密副使拯之子早亡惟一稚兒
拯夫婦意崔不能守也使左右嘗其心崔蓬垢涕泣出
堂下見拯曰翁天下名公也婦得齒賤獲執瀚滌之事

幸矣況敢汙家乎生為包婦死為包鬼誓無它也其後
稚兒亦卒母呂自荆州來誘崔欲嫁其族人因謂曰喪
夫守子子死孰守崔曰昔之留也非以子也舅姑故也
今舅殁姑老矣將舍而去乎呂怒詛罵曰我寧死此決
不獨歸須爾同往也崔泣曰母遠來義不當使母獨還
然到荆州儻以不義見迫必絶於尺組之下願以屍還
包氏遂偕去母見其誓必死卒還包氏
趙氏貝州人父嘗舉學究王則反聞趙氏有殊色使人

刼致之欲納為妻趙日號哭慢罵求死賊愛其色不殺
多使人守之趙知不脫乃紿曰必欲妻我宜擇日以禮
聘賊信之使歸其家家人懼其自殞得禍于賊益使人
守視賊具聘帛盛輿從來迎趙與家人訣曰吾不復歸
此矣問其故答曰豈有為賊汚辱至此而尚有生理乎
家人曰汝忍不為家族計趙曰第亡患遂涕泣登輿而
去至州廨舉簾視之已自縊輿中死矣尚書屯田員外
郎張寅有趙女詩

張晉卿妻丁氏鄭州新鄭人參知政事度五世孫也靖康中與晉卿避金兵於大隗山金兵入山為所得挾之鞍上丁自投于地戟手大罵連呼曰我死即死耳誓不受辱於爾輩復挾上馬再三罵不已卒乃忽然舉梃縱擊遂死杖下

項氏吉州吉水人居永昌里適同里孫氏宣和七年為里胥所逮至中途欲侵凌之項引刀自刺而死郡以聞詔贈孺人旌表其廬

王氏二婦汝州人建炎初金人至汝州二婦為所掠擁置舟中遂投漢江以死屍皆浮出不壞人為收葬之城外江上為双塚以表之

徐氏和州人閎中女也適同郡張弼建炎三年春金人犯維揚官軍望風奔潰多肆虜掠執徐欲汙之徐瞋目大罵曰朝廷蓄汝輩以備緩急今敵犯行在既不能赴難又乘時為盜我恨一女子不能引劒斷汝頭以快衆憤肯為汝辱以苟活耶第速殺我賊慙恚以刃刺殺之

投江中而去

榮氏䂊女弟也自幼如成人讀論語孝經能通大義事父母孝歸將作監主簿馬元頴建炎二年賊張遇寇儀真榮與其姑及二女走維揚姑素羸榮扶掖不忍舍俄賊至脅之不從賊殺其女脅之益急榮厲聲詬駡遂遇害

何氏吳人吳永年之妻也建炎四年春金兵道三吳官兵遁去城中人死者五十餘萬永年與其姊及其妻何

奉母而逃母老待挾持而行卒為賊所得將縶其姊及何何紿謂賊曰諸君何不武耶婦人東西惟命爾賊信之行次水濆謂其夫曰我不負君遂投于河其姊繼之

董氏沂州滕縣人許適劉氏子建炎元年盜李昱攻剽滕縣悅其色欲亂之誘諭再三曰汝不我從當剉汝萬段女終不屈遂斷其首劉氏子聞女死肰大慟曰列女也葬之為立祠三年春盜馬進掠臨淮縣王宣要其妻曹氏避之曹曰我聞婦人死不出閨房賊至宣避之曹

堅卧不起衆賊刼持之大罵不屈爲所害四年盜祝友聚衆於滁州龔家城掠人爲糧東安縣民丁國兵者及其妻爲友所掠妻泣曰丁氏族流亡已盡乞存夫以續其祀賊遂釋夫而害之同時叛卒楊就寇南劒州道出小常村掠一民婦欲與亂婦毅然誓死不受汚遂遇害棄屍道傍賊退人爲收瘞屍所枕藉處跡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濕或削去即復見覆以他土其迹愈明

譚氏英州真陽縣人曲江村士人吳琪妻也紹興五年

英州饑觀音山盜起攻剽鄉落琪竄去譚不能俱與其女被執譚有姿色盜欲妻之譚怒罵曰爾輩賊也我良家女豈若偶耶賊度無可奈何害之同時有南雄李科妻謝氏保昌故村人因於虔盜中數日有欲犯之謝唾其面曰寧萬段我不汝狥也盜怒刲之而去

劉氏海州朐山人適同里陳公緒紹興末金人犯山東郡縣震響公緒倡義來歸偶劉歸寧倉卒不得與偕惟挈其子庚以行宋授以八品官後累功至正使劉留北

方音問不通或語之曰人言貴易交富易妻今陳已貴必他娶矣盍改適曰吾知守吾志而已遑卹乎他公緒亦不他娶子庚浸長輒思念涕泣傾家貲結任俠奔走淮甸險阻備嘗如是者十餘年遂得迎母以歸劉在北二十五年嘗緯蕭以自給

張氏羅江士人女其母楊氏寡居一日親黨有婚會母女偕往其典庫雍乙者從行既就坐乙先歸會罷楊氏歸則乙死于庫莫知殺者主名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張

文饒疑揚有私懼為人知殺乙以滅口遂命石泉軍劾治揚言與女同榻實無他遂逮其女考掠無實吏乃掘地為坑縛女于其内旁列熾火間以水沃之絶而復蘇者屢辭終不服一日女謂獄吏曰我不勝苦毒將死矣願一見母而絶吏憐而許之既見謂母曰母以清潔閨奈何受此汚辱寧死箠楚不可自誣女今死死將訟冤于天言終而絶於是石泉連三日地大震有聲如雷天雨雪屋瓦皆落邦人震恐勘官李志寧疑其獄夕具衣

冠禱于天俄假寐坐廳事恍有猿墜前驚寤呼吏卒索之不見志寧自念夢兆非殺人者袁姓乎有門卒忽言張氏饋食之夫曰袁大明日袁至使吏執之曰殺人者汝也袁色動遽曰吾憐之久矣願就死問之云適盜庫金會雍歸遂殺之楊乃得免時女死才數日也獄上郡牓其所居曰孝感坊

師氏彭州永豐人父驤政和二年省試第一宣和中為右正言十餘日凡七八䟽論權倖及廉訪使者之害而

去女適范世雍子孝純建炎初還蜀至唐州方城縣會賊朱顯終掠方城孝純先被害賊執師氏欲强之許以不死師駡曰我中朝言官女豈可受賊辱吾夫已死宜速殺我賊知不可屈遂害之

陳堂前漢州雒縣王氏女節操行義為鄉人所敬但呼曰堂前猶私家尊其母也堂前年十八歸同郡陳安節歲餘夫卒僅有一子舅姑無生事堂前斂泣告曰人之有子在奉親克家爾今已無可奈何婦願幹蠱如子在

日舅姑曰若然吾子不亡矣既葬其夫事親治家有法舅姑安之子日新年稍長延名儒訓導既冠入太學年三十卒二孫曰綱曰紱咸篤學有聞初堂前歸陳夫之妹尚幼堂前教育之及笄以厚禮嫁遣舅姑亡妹求分財產堂前盡遺室中所有無靳色不五年妹所得財為夫所罄乃歸悔堂前為買田置屋撫育諸甥無異已子親屬有貧窶不能自存者救養婚嫁至三四十人自後宗族無慮百數里有故家甘氏貧而質其季女於酒家

堂前出金贖之俾有所歸子孫遵其遺訓五世同居並以孝友儒業著聞乾道九年詔旌表其門閭云

廖氏臨江軍貢士歐陽希文之妻也紹興三年春盜起建昌號白氊笠過臨江希文與妻共挾其母傅走山中為賊所追廖以身蔽姑使希文負之逃賊執廖氏廖正色叱之賊知不可屈揮刃斷其耳與臂廖猶謂賊曰爾輩叛逆至此我即死爾輩亦不久屠戮語絶而仆鄉人義而葬之號廖節婦墓是年盜彭友犯吉州龍泉李生

妻梁氏義不受辱赴水而死

王氏利州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劉當可之母也紹定三年就養興元大元兵破蜀提刑龎授檄當可詣行司議事當可捧檄白母王氏毅然勉之曰汝食君祿豈可辭難當可行大元軍屠興元王氏義不辱大罵投江而死其婦杜氏及婢僕五人咸及于難當可聞變奔赴江滸得母喪以歸詔贈和義郡太夫人

曾氏婦晏汀州寧化人夫死守幼子不嫁紹定間寇破

寧化縣令佐俱逃將樂縣宰黄埒令土豪王萬全王倫結約諸砦以拒賊晏首助兵給糧多所殺獲賊忿其敗結集愈衆諸砦不能禦晏乃依黄牛山傍自為一砦一日賊遣數十人來索婦女金帛晏召其田丁諭曰汝曹衣食我家賊求婦女意實在我汝念主母各當用命不勝即殺我因解首飾悉與田丁田丁感激思奮晏自撾鼓使諸婢鳴金以作其勇賊復退敗鄰鄉知其可依挈家依黄牛山避難者甚衆有不能自給者晏悉以家糧

助之於是聚衆曰廣復與倫萬全共措置析黄牛山為五砦選少壯為義丁有急則互相應援以為掎角賊屢攻弗克所括老幼數萬人知南劔州陳韡遣人遺以金帛晏悉散給其下又遺楮幣以勞五砦之義丁且借補其子名其砦曰萬安事聞詔特封晏為恭人仍賜冠帔其子特與補承信郎

王袤妻趙氏饒州樂平人建炎中袤監上高酒税金兵犯筠袤棄官逃去趙從之行遇金人縛以去繫袤夫婦

於劉氏門而入剽掠劉室趙宛轉解縛并解袤謂袤曰君速去俄而金人出問袤安往趙他指以誤之金人追之不得怒趙欺已殺之袤方伏叢薄間望之悲痛歸刻趙像以葬袤後仕至孝順監鎮

涂端友妻陳氏撫州臨川人紹興九年盜起被驅入黃山寺賊逼之不從以刃加其頸叱曰汝輩鼠竊命若蜉蝣我良家子義豈爾辱縱殺我官兵即至爾其免乎賊知不可屈乃幽之屋壁居數日族黨有得釋者咸齎金

帛以贖其孥賊引端友妻令歸曰吾聞貞女不出閨閤今吾被驅至此何面目登涂氏堂復駡賊不絶竟死之
詹氏女蕪湖人紹興初年十七淮寇號一窠蜂倏破縣女歎曰父子無俱生理我計決矣頃之賊至欲殺其父兄女趨而前拜曰妾雖窶陋願執巾帚以事將軍贖父兄命不然父子併命無益也賊釋父兄縛女麾手使亟去無顧我我得侍將軍何所憾哉遂隨賊行數里過市東橋躍身入水死賊相顧駭歎而去

劉生妻歐陽氏吉州安福人生居新樂鄉以事出惡少來欲侵凌之歐陽不受辱而死邑人劉寬作詩以弔之時紹興十年也同縣有朱雲孫妻劉氏姑病雲孫刲股肉作糜以進而愈姑復病劉亦刲股以進又愈尚書謝諤為賦孝婦詩

謝泌妻侯氏南豐人始笄家貧事姑孝謹盜起焚里舍殺人遠近逃避姑疾篤不能去侯號泣姑側盜逼之侯曰寧死不從盜刃之仆溝中賊退漸蘇見一篋在側發

之皆金珠族婦以為已物侯悉歸之婦分其一以謝侯辭曰非我有不願也後夫與姑俱亡子幼父母欲更嫁之侯曰兒以賤婦人得歸隱居賢者之門已幸矣忍去而使謝氏無後乎寧貧以養其子雖餓死亦命也同縣有樂氏女父以鬻果為業紹定二年盜入境其父買舟挈家走建昌盜掠其舟將逼二女俱不從一赴水死一見殺

謝枋得妻李氏饒州安仁人也色美而慧通女訓諸書

嫁枋得事舅姑奉祭待賓皆有禮枋得起兵守安仁兵
敗逃入閩中武萬户以枋得豪傑恐其扇變購捕之根
及其家人李氏携二子匿貴溪山荆棘中採草木而食
至元十四年冬元兵蹤跡至山中令曰苟不獲李氏屠
而墟李聞之曰豈可以我故累人吾出事塞矣遂就俘
明年徙囚建康或指李言曰明當没入矣李聞之撫二
子淒然而泣左右曰雖没入將不失為官人妻何泣也
李曰吾豈可嫁二夫耶顧謂二子曰若幸生還善事吾

姑吾不得終養矣是夕解裙帶自經獄中死枋得母桂氏尤賢達自枋得遁播婦與孫幽遠方處之泰然無一怨語人問之曰義所當然也人稱為賢母云

王貞婦夫家臨海人也德祐二年冬大元兵入浙東婦與其舅姑夫皆被執既而舅姑與夫皆死主將見婦皙美欲内之婦號慟欲自殺為奪挽不得死夜令俘囚婦人雜守之婦乃陽為主將曰若以吾為妻妾者欲令終身善事主君也吾舅姑與夫死而我不為之衰是不天

也不天之人若將馬用之願請為服期即惟命茍不聽我我終死耳不能為若妻也主將恐其誠死許之然防守益嚴明年春師還挈行至嵊青楓嶺下臨絶壑婦待守者少懈嚙指出血書字山石上南望慟哭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漬入石間盡化為石天且陰雨即墳起如始書時至治中朝廷旌之曰貞婦郡守立石祠嶺上易名曰清風嶺

趙淮妾長沙人也逸其姓名德祐中從淮戍銀樹壩淮

兵敗俱執至瓜州元帥阿朮使淮招李庭芝淮陽諸至揚城下乃大呼曰李庭芝男子死耳毋降也元帥怒殺之棄其尸江濱妾俘一軍校帳中乃解衣中金遺其左右且告之曰妾夙事趙運使今其死不葬妾誠不能忘情願因公言使掩埋之當終身事相公無憾矣軍校憐其言使數兵輿如江上妾聚薪焚淮骨置瓦缶中自抱持操小舟至急流仰天慟哭躍水而死

譚氏婦趙吉州永新人至元十四年江南既内附永新

復嬰城自守天兵破城趙氏抱嬰兒隨其舅姑同匿邑
校中為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汙之不可臨之以
刃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趙罵曰吾舅死於汝吾姑又
死於汝吾與其不義而生寧從吾舅姑以死耳遂與嬰
兒同遇害血漬於禮殿兩楹之間入甎為婦人與嬰兒
狀久而宛然如新或訝之磨以沙石不滅又煅以熾炭
其狀益顯
吳中孚妻隆興之進賢人少寡景定元年兵亂携孤女

自沈于縣之染步曰義不辱吾夫

呂仲洙女名良子泉州晉江人父得疾瀕殆女焚香祝天請以身代刲股爲粥以進時夜中羣鵲遶屋飛噪仰視空中大星燁煜如月者三越翼日父瘳女弟細良亦相從拜禱良子卻之細良恚曰豈姊能之兒不能耶守真德秀嘉之表其居曰懿孝

林老女永春人及笄未昏紹定三年夏寇犯邑入山避之猝遇寇欲汙之不從度不能脫紿曰有金帛埋於家

盍同取之甫入門大呼曰吾寧死於家決不辱吾身賊怒殺之越三日面如生

童八娜鄞之通遠鄉建奥人虎銜其大母女手拽虎尾祈以身代虎為釋其大母銜女以去始林栗侍親官其地嘗目睹之已而為守以聞于朝祠祀之

韓氏女字希孟巴陵人或曰丞相琦之裔少明慧知讀書開慶元年大元兵至岳陽女年十有八為卒所掠將挾以獻其主將女知必不免竟赴水死越三日得其尸

於練裙帶有詩曰我質本瑚璉宗廟供蘋蘩一朝嬰禍難失身戎馬間寧當血刃死不作衽席完漢上有王猛江南無謝安長號赴洪流激烈摧心肝

王氏婦梁臨川人歸夫家才數月會大元兵至一夕與夫約曰吾遇兵必死義不受汙辱若後娶當告我頃之夫婦被掠有軍千户强使從已婦紿曰夫在伉儷之情有所不忍乞歸之而後可千户以所得金帛與其夫而歸之并與一矢以却後兵約行十餘里千户即之婦拒

且罵曰斫頭奴吾與夫誓天地鬼神寔臨之此身寧死不可得也因奮搏之乃被殺有同掠脫歸者道其事越數年夫以無嗣謀更娶議輒不諧因告其故妻夜夢妻曰我死後生某氏家今十歲矣後七年當復為君婦明日遣人聘之一言而合詢其生與婦死年月同云

劉仝子妻林氏福州福清人其父公遇知名士仝子為福建招撫使起義兵事見林同傳仝子亡命自經死有司執其妻具反狀林叱曰林劉二族世為宋臣欲以忠

義報國事不成天也何為反乎汝知去歲有以血書壁而死者乎是吾兄也吾與兄忠義之心則一也死且求治汝於地下可生為汝等凌辱耶遂遇害

毛惜惜者髙郵妓女也端平二年别將榮全率衆據城以畔制置使遣人以武翼郎招之全偽降欲殺使者方與同黨王安等宴飲惜惜耻於供給安斥責之惜惜曰初謂太尉降為太尉更生賀今乃閉門不納使者縱酒不法乃畔逆耳妾雖賤妓不能事畔臣全怒遂殺之越

三日李虎破關禽全斬之并其妻子及王安以下預畔者百有餘人悉傳以法

宋史卷四百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四百六十一至四百六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王燮宸

謄録監生臣周桐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四百六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百二十

方技上

趙脩己　王處訥子熙元　苗訓子守信

馬韶　楚芝蘭　韓顯符

史序　周克明　劉翰

王懷隱　趙自化　馮文智

沙門洪蘊　蘇澄隱　丁少微

趙自然

昔者少皥氏之衰九黎亂德家為巫史神人淆焉顓頊氏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其患遂息厥後三苗復棄典常帝堯命羲和脩重黎之職絶地天通其患又息然而天有王相孤虛地有燥濕高下人事有吉凶悔吝疾病札瘥聖人欲斯民趨安而避危則

巫醫不可廢也後世占候測驗厭禳禜禬至於兵家遁甲風角鳥占與夫方士脩煉吐納導引黄白房中一切君葛妖誕之説皆以巫醫爲宗漢以來司馬遷劉歆又亟稱焉然而歴代之君臣一惑於其言害於而國凶於而家靡不有之宋景德宣和之世可鑒乎哉然則歴代方技何脩而可以善其事乎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漢嚴君平唐孫思邈吕才言皆近道孰得而少之哉宋舊史有老釋符瑞二志又有方技傳多言禨祥今省

二志存方技傳云

趙脩已開封浚儀人少精天文推步之學晉天福中李守真掌禁軍領滑州節制表為司戶參軍留門下守真每出征脩已必從軍中占候多中奏試大理評事賜緋漢乾祐中守真鎮蒲津陰懷異志脩已屢以禍福諭之不聽遂辭疾歸鄉里明年守真果叛幕吏多伏誅獨脩已得免朝廷知其能召為翰林天文周祖鎮鄴奏參軍謀會隱帝誅楊邠史弘肇等且將害周祖脩已知天命

所在密謂周祖曰釁發蕭墻禍難斯作公擁全師臨巨屏臣節方立忠誠見疑今幼主信讒大臣受戮公位極將相居功高不賞之地雖欲殺身成仁何益於事不如引兵南渡詣闕自訴則明公之命是天所與也天與不取悔何可追周祖然之遂決渡河之計即位以為殿中省尚食奉御賜金紫改鴻臚少卿遷司天監顯德中累加檢校戶部尚書嘗遣副翰林學士承旨陶穀以御衣金帶戰馬器幣賜吳越錢俶宋初遷太府卿判監事上

章告老優詔不許建隆三年卒年七十一

王處訥河南洛陽人少時有老叟至舍煮洛河石如麪令處訥食之且曰汝性聰悟後當為人師又嘗夢人持巨鑑星宿燦然滿中剖腹納之覺而汗洽月餘心智猶覺痛因留意星歴占候之學深究其旨晉末之亂避地太原漢祖時領節制辟置幕府即位擢為司天夏官正出補許田令召為國子尚書博士判司天監事周祖嘗與處訥同事漢祖雅相厚善及自鄴舉兵入汴遽命訪

求處訥得之甚喜因問以劉氏祚短事對曰人君未得位常務寬大既得位即思復讎漢氏據中土承正統以歷數推之其大祀猶永第以高祖得位之後多報讎殺人及夷人之族結怨天下所以運祚不長周祖蹶然太息適發兵圍漢大臣蘇逢吉劉銖等家待旦將行孥戮遽命止之逢吉已自殺止誅劉銖餘悉全活廣順中遷司天少監世宗以舊歷差舛俾處訥詳定歷成未上會樞密使王朴作欽天歷以獻頗為精密處訥私謂朴曰

此歴且可用不久即差矣因指以示朴朴深然之至建隆二年以欽天歴謬誤詔處訥別造新歴經三年而成為六卷太祖自製序命為應天歴處訥又以漏刻無準重定水稱及候中星分五鼓時刻俄遷少府少監太平興國初改司農少卿並判司天事六年又上新歴二十卷拜司天監歳餘卒年六十八子熙元

熙元幼習父業開寶中補司天歴算端拱初改監丞累遷太子洗馬兼春官正加殿中丞景德中同判監事東

封隨經度制置使詣祠所禮畢授權知司天少監祠汾陰真拜少監奉詔於後苑纂陰陽事十卷上之真宗為製序賜名靈臺祕要及作詩紀之初上所脩儀天歷秋官正趙昭益言其二年後必差又熒惑度數稍謬後果驗熙元頗伏其精一上嘗對宰相言及歷算事曰歷象陰陽家流之大者以推步天道平秩人時為功且言昭益能專其業人鮮及也王清昭應宮成以祇事之勤授司天監坐擇日差謬降為少監以目疾改將作監致仕

天禧二年卒年五十八

苗訓河中人善天文占候之術仕周為殿前散員右第一直散指揮使顯德末從太祖北征訓視日上復有一日久相摩盪指謂楚昭輔曰此天命也夕次陳橋太祖為六師推戴訓皆預白其事既受禪擢為翰林天文尋加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年七十餘卒子守信守信少習父業補司天歴算尋授江安縣主簿改司天臺主簿知算造太平興國中以應天歴小差詔與冬官

正吳昭素主簿劉内真造新歷及成太宗命衛尉少卿元象宗與明律歷者同校定賜號乾元歷頗為精密皆優賜束帛雍熙中遷冬官正端拱初改太子洗馬判司天監淳化二年守信上言正月一日為一歲之首每月八日天帝下巡人世察善惡太歲日為歲星之精人君之象三元日上元天官中元地官下元水官各主錄人之善惡又春戊寅夏甲午秋戊申冬甲子為天赦日及上慶誕日皆不可以斷極刑事下有司議行未幾轉殿

中丞權少監事立本品之下俄賜金紫至道二年上以秦梁雍宿兵彌歲凶歉心憂之令宰相召守信問以天道咎證所在守信奏曰臣仰瞻玄象及推驗太一經歷宮分其荆楚吳越交廣並皆安寧自來五緯陵犯彗星見及水神太一臨井鬼之閒屬秦雍分及梁益之地民罹其災水神太一來歲入燕分歲在房心正當京都之地自兹朝野有慶詔付史館明年真授少監咸平三年卒年四十六子舜卿爲國子博士

馬韶趙州平棘人習天文三式開寶中太宗以晉王尹京申嚴私習天文之禁韶素與太宗親吏程德玄善德玄每戒韶不令及門九年冬十月十九日既夕韶忽造德玄德玄恐甚詰其所以來韶曰明日乃晉王利見之辰韶故以相告德玄惶駭止韶一室遽入白太宗太宗命德玄以人防守之將聞于太祖及詰旦太宗入謁果受遺踐阼韶以赦獲免踰月起家為司天監主簿太平興國二年擢太僕寺丞改祕書省著作佐郎歷太子中

允祕書丞出為平恩令歸朝復守舊任與楚芝蘭同判司天監事就遷太常博士淳化五年坐事出為博興令移長山令秩滿歸鄉里卒於家

楚芝蘭汝州襄城人初習三禮忽自言遇有道之士教以符天六壬遁甲之術屬朝廷博求方技詣闕自薦得錄為學生以占候有據擢為翰林天文授樂源縣主簿遷司天春官正判司天監事占者言五福太一臨吳分當於蘇州建太一祠芝蘭獨上言京師帝王之都百神

所集且今京城東南一舍地名蘇村若於此為五福太一建宮萬乘可以親謁有司便於祇事何為遠趨江外以蘇臺為吳分乎輿論不能奪遂從其議仍令同定本宮四時祭祀儀及醮法宮成特遷尚書工部員外郎賜五品服淳化初與馬韶同判監俱坐事乏闕出為遂平令卒年六十録其子繼芳為城父縣主簿

韓顯符不知何許人少習三式善察眂辰象補司天監生遷靈臺郎累加司天冬官正顯符專渾天之學淳化

初表請造銅渾儀候儀詔給用度俾顯符規度擇匠鑄之至道元年渾儀成於司天監築臺置之賜顯符雜綵五十匹顯符上其法要十卷序之云伏羲氏立渾儀測北極高下量日影短長定南北東西觀星間廣狹帝堯即位羲氏和氏立渾儀定歷象日月星辰欽授民時使知緩急降及虞舜測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通占又云撫渾儀觀天道萬象不足以為多是知渾儀者實天地造化之準陰陽歷數之元自古聖帝明王莫不用是精詳

天象預知差忒或鑄以銅或飾以玉置之內庭遣日官近臣同窺測焉自伏羲甲寅年至皇朝大中祥符三年庚戌歲積三千八百九十七年五帝之後訖今明歷象之玄知渾天之奥者近十餘朝考而論之臻至妙者不過四五自餘徒誇重於一日不深圖於久要致使天象無準歷筭漸差占候不同盈虛難定陛下講求廢墜爰造渾儀漏刻星躔曉然易辨若人目窺於下則銅管運於上七曜之進退盈縮衆星之次舍遠近占逆順明吉

凶然後脩福俾順其度省事以退其災悉由斯器驗之昔漢洛下閎脩渾儀測太初歷云後五百年必當重製至唐李淳風果合前契貞觀初淳風又言前代渾儀得失之差因令銅鑄七年太宗起凝暉閣於禁中俾侍臣占驗既在宫掖人莫得見後失其處所玄宗命沙門一行脩大衍歷蓋以渾儀為證又有梁令瓚造渾儀木式一行謂其精密思出古人遂以銅鑄令文德殿鼓樓下有古本銅渾儀一制極踈畧不可施用且歷象之作非

渾儀無以考眞僞筭造之士非占驗不能究得失渾儀之成則司天歲上細行歷𥁞可致其詳密其制有九事具天文志自是顯符專測驗渾儀累加春官正又轉太子洗馬大中祥符三年詔顯符擇監官或子孫可以授渾儀法者顯符言長子監生承矩善察躔度次子保章正承規見知筭造又主簿杜貽範保章正楊惟德皆可傳其學詔顯符與貽範等參驗之顯符後改殿中丞兼翰林天文六年卒年七十四又詔監丞丁文泰嗣其事

焉

史序字正倫京兆人善推步厯算太平興國中補司天學生太宗親較試擢為主簿稍遷監丞賜緋魚隷翰林天文院雍熙二年廷試中選者二十六人而序為之首命知算造又知監事淳化三年司天鄭昭晏言臣測金火行度須有相犯令驗之天而火行漸南金度漸北有若相避遂不相犯序又言木火金三星初夜在午木在東火在中金最西漸北行去火尺餘此國家欽崇天道

聖德所感也序後累遷夏官正河西環慶二路隨軍轉
運太子洗馬脩儀天歴上之又嘗纂天文歴書為十二
卷以獻改殿中丞賜金紫俄權監事景德二年遷權知
少監大中祥符初即真三年卒年七十六序慎密勤職
在監三十年未嘗有過衆賴稱之
周克明字昭文曾祖德扶唐司農卿祖傑開成中進士
解褐獲嘉尉歴弘文館校書郎中和中僖宗在蜀傑上
書言治亂萬餘言擢水部員外郎三遷司農少卿傑精

於曆算嘗以大衍歴數有差因數衍其法著極衍二十四篇以究天地之數時天下方亂傑以天文占之惟嶺南可以避地乃遣其弟鼎求為封州録事參軍傑天復中亦棄官携家南適嶺表劉隱素聞其名每令占候天文災變傑自以年老嘗策名中朝耻以星歴事僭偽乃謝病不出龔襲位彊起之令知司天監事因問國祚脩短傑以周易筮之得比之復曰卦有二土土數生五成於十二五相比以歳言之當五百五十龔大喜賞賚甚

厚龔以梁貞明三年僭號至開寶四年國滅止五十五年蓋傑舉成數以避害耳大有中遷太常少卿卒年九十餘傑生茂元亦世其學事龔至司天少監歸未授監丞而卒即克明之父也克明精於數術凡律歷天官五行纖緯及三式風雲龜筮之書靡不究其指要開寶中授司天六壬改臺主簿轉監丞五遷春官正克明頗脩詞藻喜藏書景德初嘗獻所著文十編召試中書賜同進士出身三年有大星出氐西衆莫能辨或言國見妖

星為兵凶之兆克明時使嶺表及還亟請對言臣按天文録荆州占其星名曰周伯其色黄其光煌煌然所見之國大昌是德星也臣在塗聞中外之人頗惑其事願許文武稱慶以安天下心上嘉之即從其請拜太子洗馬殿中丞皆兼翰林天文又權判監事屬脩兩朝國史其天文律歴事命克明參之大中祥符九年坐本監擇日差互例降為洗馬天禧元年夏火犯靈臺克明語所親曰去歲太白犯靈臺掌歴者悉被降譴上天垂象深

可畏也今熒惑又犯之吾其不起乎八月疽發背卒年六十四克明久居司天之職頗勤慎凡奏對必據經盡言及卒上頗悼惜遣内侍諭其壻直龍圖閣馮元令主喪事賜賻甚厚初諸僭國皆有纂録獨嶺南闕焉惟胡賓王胡元興二家纂述皆不之備克明訪耆舊采碑誌孳孳著撰裁十數卷書未成而卒

劉翰滄州臨津人世習醫業初攝護國軍節度巡官周顯德初詣闕獻經用方書三十卷論候十卷今體治世

集二十卷世宗嘉之命為翰林醫官其書付史館再加衛尉寺主簿太祖北征命翰從行建隆初加朝散大夫鴻臚寺丞時太祖求治事皆覈實故方技之士必精練乾德初令太常寺考較翰林醫官藝術以翰為優絀其業不精者二十六人自後又詔諸州訪醫術優長者籍其名仍量賜裝錢所在廚傳給食遣詣闕開寶五年太宗在藩邸有疾命翰與馬志視之及愈轉尚藥奉御賜銀器緡錢鞍勒馬嘗被詔詳定唐本草翰與道士馬志

醫官翟煦張素吳復珪王光祐陳昭遇同議凡神農本經三百六十種名醫錄一百八十二種唐本先附一百一十四種有名無用一百九十四種翰等又參定新附一百三十三種既成詔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李昉戶部員外郎知制誥王祐左司員外郎知制誥扈蒙詳覆畢上之昉等序之曰三墳之書農預其一百藥即辨本草序其錄舊經三卷世所流傳名醫別錄互為編纂至梁陶弘景乃以別錄參其本經朱墨雜書時謂明白而又

考彼功用為之注釋列為七卷南國行焉逮乎有唐别加參校增藥餘八百味添注為二十卷本經漏切則補之陶氏誤説則證之然而載歷年祀又踰四百朱字墨字無本得同舊注新注其文互闕非聖主撫大同之運永無疆之休其何以改而正之哉乃命盡考傳誤刋為定本類例非允從而革焉至如筆頭灰兎毫也而在草部今移附兎頭骨之下半天河地漿皆水也亦在草部今移附土石類之間敗鼓皮移附於獸名胡桐淚改從

於木類紫鑛亦木也自玉石品而改焉伏翼實禽也由蟲魚部而移焉橘柚附於果實食鹽附於光鹽生薑乾薑同歸一類至於雞腸蘩蔞陸英蒴藋以類相似從而附之仍採陳藏器拾遺李含光音義或窮源於別本或傳效於醫家參而較之辨其臧否至如突屈白舊說灰類今是木根天麻根解似赤箭今又全異去非取是特立新條自餘刋正不可悉數下採衆議定為印板乃以白字為神農所說墨字為名醫所傳唐附今附各加顯

注詳其解釋審其形性證謬誤而辨之者署為今注考文意而述之者又為今按義既判定理亦詳明今以新舊藥合九百八十三種并目録二十一卷廣須天下傳而行焉翰後加檢校工部員外郎太平興國四年命為翰林醫官使再加檢校户部郎中雍熙二年滑州劉遇疾詔翰馳往視之翰還言遇必瘳既而即死坐責授和州團練副使端拱初起為尚藥奉御淳化元年復為醫官使卒年七十二

王懷隱宋州睢陽人初為道士住京城建隆觀善醫診太宗尹京懷隱以湯劑祇事太平興國初詔歸俗命為尚藥奉御三遷至翰林醫官使三年吳越遣子惟濬入朝惟濬被疾詔懷隱視之初太宗在藩邸暇日多留意醫術藏名方千餘首皆嘗有驗者至是詔翰林醫官院各具家傳經驗方以獻又萬餘首命懷隱與副使王祐鄭奇醫官陳昭遇參對編類每部以隋太醫令巢元方病源候論冠其首而方藥次之成一百卷太宗御製序

賜名曰太平聖惠方仍令鏤板頒行天下諸州各置醫博士掌之懷隱後數年卒昭遇本嶺南人醫術尤精驗初為醫官領溫水主簿後加光禄寺丞賜金紫

趙自化本德州平原人高祖嘗為景州刺史後舉家陷契丹父知嵓脫身南歸寓居洛陽習經方名藥之術又以授二子自正自化周顯德中偕來京師悉以醫術稱知嵓卒自正試方技補翰林醫學會秦國長公主疾有薦自化診候者疾愈表為醫學再加尚藥奉御淳化五

年授醫官副使時召陳州隱士萬適至館于自化家會以適補慎縣主簿適素彊力無疾詔下日自化怪其色變為切脉曰君將死矣不數日適果卒至道中有布衣鄭元輔者嘗依自化之姻吏部令史張崇敏家元輔時從自化丐索無所得心銜之乃詣檢上書告自化漏泄禁中語及指斥非所宜言等事太宗初甚駭命王繼恩就御史府鞫之皆無狀斬元輔於都市自化坐交游非類黜為郢州團練副使未幾復舊職咸平三年加正使

景德初雍王元份洎晉國長公主並上言自化藥餌有功請加使秩領遥郡上以自化居太醫之長不當復為請求令樞密院召自化戒之雍王薨坐診治無狀降為副使二年復舊官是冬卒年五十七遺表以所撰四時養頤録為獻真宗改名調膳攝生圖仍為製序自化頗喜為篇什其貶郢州也有漢沔詩集五卷宋白李若拙為之序又嘗纘自古以方技至貴仕者為名醫顯秩傳三卷

馮文智并州人世以方技為業太平興國中詣都自陳召試補醫學加樂源縣主簿端拱初授少府監主簿遒年轉醫官加少府監丞嘗隸并代部署淳化五年府州折御卿疾文智診療獲愈御卿表薦之賜緋加光祿寺丞咸平三年明德太后不豫文智侍醫既愈加尚藥奉御賜金紫六年直翰林醫官院東封轉醫官副使祀汾陰又加檢校主客員外郎大中祥符五年卒年六十自建隆以來近臣皇親諸大校有疾必遣内侍挾醫療視

羣臣中有特被眷遇者亦如之其有效者或遷秩賜服色邊郡屯帥多遣醫官醫學隨行三年一代出師及使境外貢院鎖宿皆令醫官隨之京城四面分遣翰林祗候療視將士暑月即令醫官合藥與内侍分詣城門寺院散給軍民上每便坐閲兵有破金瘡者即令醫官處療咸平中有軍士營中流矢自頬貫耳衆醫不能取醫官閻文顯以藥傳之信宿而鏃出上嘉其能命賜緋又有醫學劉贇亦善此術天武右廂都指揮使韓晸從太

祖征晉陽弩矢貫左髀鏃不出幾三十年景德初上遣
贇視㝡贇傅以藥出之步履如故㝡請見自陳感激願
得死所又極稱贇之妙賜贇白金遷醫官
沙門洪蘊本姓藍潭州長沙人母翁初以無子專誦佛
經既而有娠生洪蘊年十三詣郡之開福寺沙門智巴
求出家習方技之書後遊京師以醫術知名太祖召見
賜紫方袍號廣利大師太平興國中詔購醫方洪蘊錄
古方數十以獻真宗在蜀邸洪蘊嘗以方藥謁見咸平

初補右街首座累轉左街副僧録洪蘊尤工診切每先歲時言人生死無不應湯劑精至貴戚大臣有疾者多詔遣診療景德元年卒年六十八又有廬山僧法堅亦以善醫著名久遊京師嘗賜紫方袍號廣濟大師後還山景德二年以雍王元份久被疾召赴闕至則元份已薨法堅復歸山而卒

蘇澄隱字棲真真定人為道士住龍興觀得養生之術年八十餘不衰老後唐明宗嘗下詔召之又令宰相馮

道致書諭旨歷清泰天福中繼有聘命並辭疾不至開運末契丹主兀欲立求有名稱僧道加以恩命惟澄隱不受當時公卿自馮道李崧和凝而下皆在鎮陽日造其室與談宴各賦詩以贈周廣順顯德中詔存問之太祖征太原還駐蹕鎮陽召見行宮命中使掖升殿謂之曰京師作建隆觀思得有道之士居之師累辭召命豈懷土耶對曰大梁帝宅浩穰繁會非林泉之士所可寄迹也上察其意亦不彊之賜茶百斤絹二百匹又幸其

覲問曰師年踰八十而氣貌益壯善養生者也因問其術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練氣耳帝王養生即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為無欲凝神太和昔黄帝唐堯享國永年得此道也上大悦賜紫衣一襲銀器五百兩帛五百匹僅百歲而卒

丁少微亳州真源人為道士持齋戒奉科儀尤為精至嘗隱華山潼谷密通陳摶所居與摶齊名少微志尚清潔摶嗜酒適性其道不同未嘗相往還少微善服氣多

餌藥年百餘歲康强無疾始卜居山上起壇場淨室通夕朝禮五十餘年未嘗稍懈太平興國三年召赴闕以金丹巨勝南芝玄芝為獻留數月遣還山七年冬卒

趙自然太平繁昌人家荻港旁以鬻茗為業本名王九始十三疾甚父抱詣青華觀許為道士後夢一人狀貌魁偉綸巾素袍鬢髮班白自云姓陰引之登高山謂曰汝有道氣吾將教汝辟穀之法乃出青栢枝令啗夢中食之及覺遂不食神氣清爽每聞火食氣即嘔惟生果

清泉而已歲餘復夢向見老人教以篆書數百字寤悉能記寫以示人皆不能識或云此非篆也乃道家符籙耳嘗為元道歌言脩煉之要知州王洞表其事太宗召赴闕親問之賜道士服改名自然賚錢三十萬月餘遣還住青華觀後因病飲食如故大中祥符二年詔曰如聞自然頗精脩養之術委發轉使楊覃訪其行迹命內侍武永全召至闕下屢得對賜紫衣改青華觀曰延禧自然以母老求還侍養許之大中祥符中又有鄭榮者

本禁軍戍壁州還夜遇神人謂曰汝有道氣勿火食因授以醫術救人七年賜名自清度為道士居上清宮所傳藥能愈大風疾民多求之皆刺臂血和餅給馬又有秦州民家子趙抱一者常牧羊田間一夕有叩門召之者以杖引行杖端有氣如煙其香可悅俄至山崖絕頂見數人會飲音樂交奏與人間無異抱一駭而不測會巡檢司過其下聞樂聲疑羣盜歡聚集村民梯崖而上至則無所覩抱一獨在援以下之具言其故凡經夕若

餓頃自是不喜熟食凡火化者未嘗歷口茹甘菊栢葉果實井泉間亦飲酒貌如嬰兒素不習文墨口占辭句頗成篇詠有道家之趣遂不親農事野行露宿大中祥符四年至京師猶丱角詔賜名度為道士自是間歲或一至京師常令居太一宮與人言多養生事焉

宋史卷四百六十一

宋史卷四百六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百二十一

方技下

賀蘭棲真　柴通玄　甄棲真　楚衍

僧志言　僧懷丙　許希　龐安時

錢乙　僧智緣　郭天信　魏漢津

王老志　王仔昔　林靈素　皇甫坦

王克明　莎衣道人　孫守榮

賀蘭棲真不知何許人為道士自言百歲善服氣不憚寒暑往往不食或時縱酒遊市鄽間能啖肉至數斤始居嵩山紫虛觀後徙濟源奉仙觀張齊賢與之善景德二年詔曰師棲身巖壑抗志烟霞觀心衆妙之門脱屣浮雲之外朕奉希夷而為教法清靜以臨民思得有道之人訪以無為之理久懐上士欲覿真風爰命使車往

申禮聘師其暫别林谷來儀闕庭必副招延無憚登涉

今遣入内内品李懐贇召師赴闕既至真宗作二韻詩

賜之號宗元大師賚以紫服白金茶帛香藥特蠲觀之

田租度其侍者未幾求還舊居大中祥符三年卒時大

雪經三日頂猶熱人多異之

柴通玄字又玄陝州閿鄉人為道士於承天觀年百餘

歳善辟榖長嘯惟飲酒言唐末事歴歴可聽太宗召至

闕下懇求歸本觀真宗即位屢來京師召對語無文飾

多以修身慎行爲説祀汾隂召至行在命坐問以無爲之要所居觀即唐軒游宫有明皇詩石及所書道德經二碑上作二韵詩賜之并賚以茶藥束帛詔爲修道院蠲其田租度弟子二人明年春通玄作遺表自稱羅山太一洞主遣弟子張守元李守一詣闕以龜鶴爲獻又召官僚士庶言生死之要夜分盥濯然香庭中望闕而坐遲明卒時又召河中草澤劉巽華山隱士鄭隱敷水隱士李寧巽年七十餘以經傳講授躬耕自給授大理

評事致仕賜緑袍笏銀帶隱以經術爲業遇道士傳辟穀鍊氣之法修習頗驗居華山王刁巖踰二十年冬夏常衣皮裘寧精於藥術老而不衰常以藥施人人以金帛爲報輒拒之景德中萬安太后不豫驛召寧赴闕未至而后崩大中祥符四年賜號正晦先生上並作詩爲賜加以茶藥繒帛獨隱辭賜物不受

甄棲真字道淵單州單父人博涉經傳長於詩賦一應進士舉不中第歎曰勞神敝精以追虛名無益也遂棄

其業讀道家書以自樂初訪道於牢山華蓋先生久之出遊京師因入建隆觀為道士周歷四方以藥術濟人不取其報祥符中寓居晉州性和靜無所好晉人愛之以為紫極宫主年七十有五遇人或以為許元陽語之曰汝風神秀異有如李筌雖老矣尚可仙也因授鍊形養元之訣且曰得道如反掌第行之維艱汝勉之棲真行之二三年漸反童顏攀高攝危輕若飛舉乾興元年秋謂其徒曰此歲之暮吾當逝矣即宫西北隅自甃

殯室室成不食一月與平居所知叙别以十二月二日衣紙衣卧磚榻卒人未之竒也及歳久形如生衆始驚傳以為尸解棲真自號神光子與隠人海蟾子者以詩往還論養生祕術目曰還金篇凡兩卷

楚衍開封胙城人少通四聲字母里人柳曜師事衍里中以先生目之衍於九章緝古綴術海島諸筭經尤得其妙明相法及聿斯經善推步隂陽星歴之數間語休咎無不中自陳試宣明歴補司天監學生遷保章正天

聖初造新歴衆推衍明歴數授靈臺郎與掌歴官宋行古等九人製崇天歴進司天監丞入隸翰林天文皇祐中同造司辰星漏歴十二卷久之與周琮同管勾司天監卒無子有女亦善筭術

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落髮東京景德寺七俱胝院事清璲初璲誦經勤苦志言忽造璲跪前願為弟子璲見其相貌奇古直視不瞬心異之為授具戒然動止軒昂笑語無度多行市里褰裳疾趨舉指書空佇立良久

時從屠酤游飲啗無所擇衆以為狂璲獨曰此異人也人有欲為齋施輙先知其至不俟款門指名取供溫州人林仲方自其家以犀衲來獻舟始及岸遽來取去仁宗每延入禁中徑登坐結趺飯畢遽出未嘗揖也王公士庶呂即赴然莫與交一言者或陰卜休咎書紙揮翰甚疾字體遒壯初不可曉其後多驗仁宗春秋漸高嗣未立黙遣内侍至言所言所書有十三郎字人莫測何謂後英宗以濮王第十三子入繼衆始悟大宗正守節

請書言不顧廹之得潤州字未幾守節甍贈丹陽郡王見寺童義懷撫其背曰徳山臨濟懐既落髮住天衣説法大為學者所宗其前知多類此普淨院施浴夜漏初盡門扉未啟方迎佛而浴室有人聲往視則言在焉有具齋薦鱠者并食之臨流而吐化為小鮮羣泳而去海客遇風且沒見僧操絙引舶而濟客至都下遇言忽謂之曰非我汝柰何客記其貌真引舟者也與曹州士趙棠善後棠棄官隱居番禺人傳棠與言數以偈頌相寄

萬里間輒數日而達棠死亦盛夏身不壞言將死作頌不可曉已而曰我從古始成就逃多國土今南國矣仁宗遣内侍以真身塑像置寺中榜曰顯化禪師其後善厚者禮之見額上熒然有光就視之得舍利

僧懷丙真定人巧思出天性非學所能至也真定構木為浮圖十三級勢尤孤絶既久而中級大柱壞欲西北傾他匠莫能為懷丙度短長別作柱命衆工維而上已而却衆工以一介自從閉戶良久易柱下不聞斧鑿聲

趙州洨河鑿石為橋鎔鐵貫其中自唐以来相傳數百年大水不能壞歲久鄉民多盜鑿鐵橋遂欹倒計千夫不能正懐丙不役衆工以術正之使復故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斤後水暴漲絶梁牽牛没于河募能出之者懐丙以二大舟寘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為權衡狀鈎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燾以聞賜紫衣尋卒

許希開封人以醫為業補翰林醫學景祐元年仁宗不

豫侍醫數進藥不效人心憂恐冀國大長公主薦希希
診曰鍼心下包絡之間可亟愈左右爭以為不可諸黃
門祈以身試試之無所害遂以鍼進而帝疾愈命為翰
林醫官賜緋衣銀魚及器幣希拜謝已又西嚮拜帝問
其故對曰扁鵲臣師也今者非臣之功殆臣師之賜安
敢忘師乎乃請以所得金興扁鵲廟帝為築廟於城西
隅封靈應侯其後廟益完學醫者歸趨之因立太醫局
于其旁希至殿中省尚藥奉御卒著神應鍼經要訣行

于世禄其子宗道至内殿崇班

龎安時字安常蘄州蘄水人兒時能讀書過目輙記父世醫也授以脉訣安時曰是不足為也獨取黄帝扁鵲之脉書治之未久已能通其説時出新意辨詰不可屈父大驚時年猶未冠已而病聵乃益讀靈樞太素甲乙諸秘書凡經傳百家之涉其道者靡不通貫嘗曰世所謂醫書予皆見之惟扁鵲之言深矣蓋所謂難經者扁鵲寓術于其書而言之不詳意者使後人自求之歟予

之術蓋出于此以之視淺深決死生若合符節且察脉之要莫急于人迎寸口是二脉陰陽相應如兩引繩陰陽均則繩之大小等故定陰陽于喉手配覆溢於尺寸寓九候於浮沉分四温於傷寒此皆扁鵲略開其端而予參以内經諸書考究而得其説審而用之順而治之病不得逃矣又欲以術告後世故著難經辨數萬言觀草木之性與五藏之宜秩其職任官其寒熱班其奇偶以療百疾著主對集一卷古今異宜方術脱遺備陰陽

之變補仲景論藥有後出古所未知今不能辨嘗試有功不可遺也作本草補遺為人治病率十愈八九踵門求診者為辟邸舍居之親視飦粥藥物必愈而後遣其不可為者必寔告之不復為治活人無數病家持金帛來謝不盡取也嘗詣舒之桐城有民家婦孕將產七日而子不下百術無所效安時之弟子李百全適在傍舍邀安時往視之纔見即連呼不死令其家人以湯温其腰腹自為上下拊摩孕者覺腸胃微痛呻吟間生一男

子其家驚喜而不知所以然安時曰兒已出胞而一手誤執母腸不復能脫故非符藥所能為吾隔腹捫兒手所在鍼其虎口既痛即縮手所以遽生無他術也取兒視之右手虎口鍼痕存焉其妙如此有問以華佗之事者曰術若是非人所能為也其史之妄乎年五十八而疾作門人請自視脉笑曰吾察之審矣且出入息亦脉也今胃氣已絶死矣遂屏却藥餌後數日與客坐語而卒

錢乙字仲陽本吳越王俶支屬祖從北還遂為鄆州人父頴善醫然嗜酒喜游一旦東之海上不反乙方三歲母前死姑嫁呂氏哀而收養之長誨之醫乃告以家世即泣請往迹尋凡八九反積數歲遂迎父以歸時已三十年矣鄉人感慨賦詩詠之其事呂如事父呂沒無嗣為收葬行服乙始以顱顖方著名至京師視長公主女疾授翰林醫學皇子病瘈瘲乙進黃土湯而愈神宗召問黃土所以愈疾狀對曰以土勝水水得其平則風自

止帝悅擢太醫丞賜金紫由是公卿宗戚家延致無虛
日廣親宗子病診之曰此可毋藥而愈其幼在傍指之
曰是且暴疾驚人後三日過午可無恙其家恚不答明
日幼果發癇甚急召乙治之三日愈問其故曰火色直
視心與肝俱受邪過午者所用時當更也王子病嘔泄
他醫與剛劑加喘焉乙曰是本中熱脾且傷奈何復燥
之將不得前後溲與之石膏湯王不信謝去信宿寖劇
竟如言而效士病欬面青而光氣哽哽乙曰肝乘肺此

逆候也若秋得之可治今春不可治其人祈哀強予藥明日曰吾藥再瀉肝而不少却三補肺而益虛又加脣白法當三日死今尚能粥當過期居五日而絕孕婦病醫言胎且墮乙曰娠者五藏傳養率六旬乃更誠能候其月偏補之何必墮已而母子皆得全又乳婦因悸而病既瘉目張不得瞑乙曰煑郁李酒飲之使醉即愈所以然者目係內連肝膽恐則氣結膽衡不下郁李能去結隨酒入膽結去膽下則目能瞑矣飲之果驗乙本有

羸疾每自以意治之而後甚歎曰此所謂周痺也入藏者死吾其已夫既而曰吾能移之使在末因自製藥日夜飲之左手足忽攣不能用喜曰可矣所親登東山得茯苓大踰斗以法啖之盡由是雖偏廢而風骨悍堅如全人以病免歸不復出乙為方不名一師於書無不闚不靳靳守古法時度越縱舍卒與法會尤邃本草諸書辨正闕誤或得異藥問之必為言生出本末物色名貌差別之詳退而考之皆合末年攣痺寖劇知不可為召

親戚訣别易衣待盡遂卒年八十二
僧智緣隨州人善醫嘉祐末召至京師舍於相國寺每
察脉知人貴賤禍福休咎診父之脉而能道其子吉凶
所言若神士大夫爭造之王珪與王安石在翰林珪疑
古無此安石曰昔醫和診晉侯而知其良臣將死夫良
臣之命乃見於其君之脉則視父知子亦何足怪哉熙
寧中王韶謀取青唐上言蕃族重僧而僧結吳叱臘主
部帳甚衆請智緣與俱至邊神宗召見賜白金遣乘傳

原書卷次訛誤

而西遂稱經略大師智緣有辯口徑入蕃中說結吳叱臘歸化而他族俞龍珂禹藏訥令支等皆因以書款韶頗忌惡之言其撓邊事召還以為右街首坐卒

郭天信字佑之開封人以技隸太史局徽宗為端王嘗退朝天信密遮白曰王當有天下既而即帝位因得親暱不數年至樞密都承旨節度觀察留後其子中復為閤門通事舍人許陪進士徑試大廷擢秘書省校書郎未幾天信覺已甚乞還武爵又從之政和初拜定武軍

節度使祐神觀使頗與聞外朝政事見蔡京亂國每託天文以撼之且云日中有黑子帝甚懼言之不已京由是黜張商英方有時望天信往往稱于内朝商英亦欲借左右游談之助陰與相結使僧德洪𦍑道達語言商英勸帝節儉稍裁抑僧寺帝始敬畏之而近侍積不樂閻言浸潤眷日衰京黨因是告商英與天信漏泄禁中語言天信先發端窺伺上旨動息必報乃從外庭决之無不如志商英遂罷御史中丞張克公復論之詔貶天

信昭化軍節度副使單州安置命宋康年守單幾其起居再貶行軍司馬竄新州又徙康年使廣東天信至數月死京已再相猶疑天信挾術多能死未必實令康年選吏發棺驗視焉

魏漢津本蜀黥卒也自言師事唐仙人李良號李八百者授以鼎樂之法嘗過三山龍門聞水聲謂人曰其下必有玉即脱衣没水抱石而出果玉也皇祐中與房庶俱以善樂薦時阮逸方定泰津不獲用崇寧初猶在朝

廷方協考鍾律得召見獻樂議言得黄帝夏禹聲為律身為度之説謂人主禀賦與衆異請以帝指三節三寸為度定黄鍾之律而中指之徑圍則度量權衡所自出也又云聲有太有少太者清聲陽也天道也少者濁聲陰也地道也中聲在其間人道也合三才之道備陰陽奇偶然後四序可得而調萬物可得而理當時以為迂怪蔡京獨神之或言漢津本泡鎮之役稍竊見其制作而京託之于李良云于是請先鑄九鼎次鑄帝坐大鍾

及二十四氣鍾四年三月鼎成賜號沖顯處士八月大晟樂成徽宗御大慶殿受羣臣朝賀加漢津虛和沖顯寶應先生頒其樂書天下而京之客劉昺主樂事論太少之說為非將議改作既而以樂成久易之恐動觀聽遂止漢津密為京言大晟獨得古意什三四爾他多非古說異日當以訪任宗堯宗堯學于漢津者也漢津曉陰陽術數多奇中嘗語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未幾死京遂呂宗堯為典樂復欲有所建而為田為所奪

語在樂志後即鑄鼎之所建寶成殿祀黃帝夏禹成王周召而良漢津俱配食諡漢津為嘉晟侯有馬貢者出京之門在大晟府十三年方魏劉任田異論時依違其間無所質正擢至通議大夫徽猷閣待制議者咎當時名器之濫如此

王老志濮州臨泉人事親以孝聞為轉運小吏不受賂謝遇異人于丐中自言吾所謂鍾離先生也予之丹服之而狂遂棄妻子結草廬田間時為人言休咎政和三

年太僕卿王亶以其名聞召至京師館于蔡京第嘗緘書一封至帝所徽宗啟讀乃昔歲中秋與喬劉二妃燕好之語也帝由是稍信之封為洞微先生朝士多從求書初若不可解後卒應者十八九故其門如市京慮太甚頗以為戒老志亦謹畏乃奏禁絶之嘗獻乾坤鑑法命鑄之既成謂帝與皇后他日皆有難請時坐鑑下思所以儆懼消變者明年見其師責以擅處富貴乃丐歸未得請病甚始許其去步行出就居病已失矣歸濮而

死詔賜金以葬贈正議大夫初王黼未達時父為臨泉令問黼名位所至即書太平宰相四字旋以墨塗去之曰恐洩機也黼敗人乃悟

王仔昔洪州人始學儒自言遇許遜得大洞隱書豁落七元之法出遊嵩山能道人未來事政和中徽宗召見賜號冲隱處士帝以旱禱雨每遣小黃門持紙求仔昔畫曰又至忽篆符其上乃細書焚符湯沃而洗之黃門懼不肯受强之乃持去蓋帝默祝為宫妃療赤目者用

其說一沃立愈進封通妙先生居上清寶籙宮獻議九鼎神器不可藏於外乃於禁中建圓象徽調閣以貯之仔昔資倨傲又少戇帝常待以客禮故其遇巨閹殆若童奴又欲羣道士皆宗己及林靈素有寵忌之陷以事囚之東太乙宮旋坐言語不遜下獄死仔昔之得罪宦者馮浩力最多未死時書示其徒曰上蔡遇冤人其後浩南竄至上蔡被誅

林靈素温州人少從浮屠學苦其師笞罵去為道士善

妖幻往来淮泗間丐食僧寺僧寺苦之政和末王老志王仔昔既衰徽宗訪方士於左道録徐知常以靈素對既見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為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於世其弟號清華帝君者主東方攝領之已乃府仙卿曰褚慧亦下降佐帝君之治又謂蔡京為左元仙伯王黼為文華吏盛章王革為園苑寶華吏鄭居中童貫及諸巨閹皆為之名貴妃劉氏方有寵曰九華

玉真安妃帝心獨喜其事賜號通真達靈先生賞賚無
算建上清寶籙宮密連禁省天下皆建神霄萬壽宮浸
浸造為青華正晝臨壇及火龍神劍夜降内宫之事假
帝誥天書雲篆務以欺世惑衆其説妄誕不可究質寔
無所能解惟稍識五雷法召呼風霆間禱雨有小驗而
已令吏民詣宫受神霄秘籙朝士之嗜進者亦靡然趨
之每設大齋輒費緡錢數萬謂之千道會帝設幄其側
而靈素升高正坐問者皆再拜以請所言無殊異時時

雜捷給嘲詼以資媟笑其徒美衣玉食幾二萬人遂立
道學置郎大夫十等有諸殿侍晨校籍授經以擬待制
修撰直閣始欲盡廢釋氏以逞前憾既而改其名稱冠
服靈素益尊重升温州為應道軍節度加號元妙先生
金門羽客冲和殿侍晨出入呵引至與諸王爭道都人
稱曰道家兩府本與道士王允誠共為怪神後忌其相
軋毒之死宣和初都城暴水遣靈素厭勝方率其徒步
虗城上役夫爭舉梃將擊之走而免帝知衆所怨始不

樂靈素在京師四年恣橫愈不悛道遇皇太子弗斂避太子入訴帝怒以為太虚大夫斥還故里命江端本通判温州幾察之端本廉得其居處過制罪詔徙置楚州而已死遺奏至猶以侍從禮葬焉

皇甫坦蜀之夾江人善醫術顯仁太后苦目疾國醫不能療詔募他醫臨安守臣張偁以坦聞高宗召見問何以治身坦曰心無為則身安人主無為則天下治引至慈寧殿治太后目疾立愈帝喜厚賜之一無所受令持

香禱青城山還復召問以長生久視之術坦曰先禁諸欲勿令放逸丹經萬卷不如守一帝歎服書清靜二字以名其菴且繪其像禁中荆南帥李道雅敬坦坦嵗謁道隆興初道入朝高宗孝宗問之皆稱皇甫先生而不名坦又善相人嘗相道中女必為天下母後果為光宗后

王克明字彦昭其始饒州樂平人後徙湖州烏程縣紹興乾道間名醫也初生時每乏乳餌以粥遂得脾胃疾

長益甚醫以為不可治克明自讀難經素問以求其法刻意處藥其病乃愈始以術行江淮入蘄湖鍼灸尤精診脉有難療者必沉思得其要然後予之藥病雖數證或用一藥以除其本本除而餘病自去亦有不予藥者期以某日自安有以為非藥之過過在某事當隨其事治之言無不驗士大夫皆自屈與游魏安行妻風痿十年不起克明施鍼而步履如初胡秉妻病氣祕腹脹號呼逾旬克明視之時秉家方會食克明謂秉曰吾愈恭

人病使預會可予以半硫圓碾生薑調乳香下之俄起對食如平常廬州守王安道風禁不語旬日他醫莫知所為克明令熾炭燒地灑藥置安道于上須臾而蘇金使黑鹿谷過姑蘇病傷寒垂死克明治之明日愈及從徐度聘金黑鹿谷適為先排使待克明厚甚克明訝之谷乃道其故由是名聞北方後再從呂正已使金金接伴使忽被危疾克明立起之却其謝張子蓋救海州戰士大疫克明時在軍中全活者幾萬人子蓋上其功克

明力辭之克明頗知書好俠尚義常數千里赴人之急
初試禮部中選累任醫官王炎宣撫四川辟克明不就
炎怒劾克明避事坐貶秩後還至額内翰林醫痊局賜
金紫紹興五年卒年六十七
莎衣道人姓何氏淮陽軍朐山人祖執禮仕至朝議大
夫道人避亂渡江嘗舉進士不中紹興末来平江一日
自外歸倏若狂者身衣白襴晝匃食于市夜止天慶觀
久之衣益敝以莎緝之嘗遊妙嚴寺臨池見影豁然大

悟人無貴賤問休咎罔不竒中會有瘵者乞醫命持一草去旬日而愈衆翕然傳莎草可以愈疾求而不得者或遂不起由是遠近異之孝宗一夕夢莎衣人跣哭来弔者訊之曰蕪人也詰其故不肯言帝寤以語内侍會后及太子甍帝哀泣内侍進前勉釋并道前夢帝瞿然因遣使召之不至帝念恢復大計累歲未有所屬㞦位虛且久乃焚香默言何誠能仙頋必知朕意遂遣中官致贄不言所以道人見之掉首吳音曰有中國即有

外夷有日即有月不須問趣之去使者歸奏帝甚異之
遂賜號通神先生為築庵觀中賜衣數襲皆不受好事
者强邀入庵大笑而出復于故處衆日以珍饌餉之每
食于通衢逮飽即去帝歲命内侍即其居設千道齋合
雲水之士施予優普一歲偶踰期衆咸訝而請道人亟
起于卧揺手瞬目而指之曰亟来亟来是日内侍至平
望衆益服其神光宗即位召之又不至慶元六年卒
孫守榮臨安富陽人生七歲病瞽遇異人教以風角鳥

占之術其法以音律推五數播五行測度萬物始終盛衰之理凡問者一語頃輒知休咎守榮既悟異人授以鐵笛遂去不復見守榮因號富春子吹笛市中人初不識也然其術卒驗寶慶間遊吴興聞譙樓鼓角聲驚曰旦夕且有變土人當有典郡者見王元春即賀之曰作卿郡者必君也元春初不之信越兩月潘丙作亂元春以告變功果典郡自是富春子之名大顯貴人爭延致之淮南帥李曾伯薦諸朝既至謁丞相史嵩之閽者以

晝寢辭守榮曰丞相方釣魚園池何得云爾閽者驚異入白丞相丞相一見頗喜之自是數出入相府一日庭鵲噪令占之曰來日晡時當有寶物至明日李全果以玉柱斧為貢嵩之又嘗得李全檄藏袖中詢其事守榮曰此李全詐假布囊二十萬爾剡封果如其說士大夫咸詢履歷守榮不盡荅私謂所知曰吾以音推諸朝紳互有贏縮宋禄其殆終乎後為嵩之所忌誣以他罪貶死遠郡

宋史卷四百六十二